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㴻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春秋大全卷十八

明 胡廣等 撰

文公下

癸卯 頃王元年 九年 晉靈三 齊昭十五 衛成十七 蔡莊三十八 鄭穆十 曹共三十五卒 陳共十四 杞桓十九 宋昭二 秦康三 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

來求止此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

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求金故不云王使杜氏曰求金以共葬事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杜氏曰雖踰年而未葬故不稱王使汪氏曰不稱使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求金固非當求而魯不供職貢罪亦見矣高

氏曰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供天子之喪故毛伯於是來求金也冢宰秉國之均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於諸侯乎陳氏曰自是魯雖不修貢周無求矣周室益衰而頃王之崩葬不見於經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劉氏曰書顧命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冢宰當國之文也家氏曰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為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汪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觀春秋所以示在喪不書王命則喪制不可短矣

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汪氏曰非王出號令而冢宰攝行不可遂同王命而稱使示君臣之分不可紊而大權不可專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汪氏曰君命者人君威福之所係也人臣而假君命行於天下是專輒之極篡奪之萌也故周公輔成王召公初立康王以王命誥臣民皆稱王若曰所以謹君臣之名分也自漢而來内臣則矯詔黜陟外臣則承制誅賞人主亦不加罪甚而武三思矯詔殺五王李輔國矯制遷上皇皆循襲而致然也跋扈之臣固不足責然人君當慎於微而為人臣者當審處於嫌疑之間耳

夫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葢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想於父母云耳趙氏以為無父母葢謂歸寧合禮者經不書故疑其非昭公女也汪氏曰齊昭公乃桓公之子桓公之卒距文公之立已十有八年則出姜為昭公之女無疑矣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穀梁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左傳莊叔如周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何氏曰惡文公不自往僖公

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故録之以責内孫氏曰公子遂葬晉襄公今葬襄王魯皆使卿會是天子諸侯可得而齊也汪氏曰譏魯君不親會葬義見隱三年春秋書葬天王者五惟襄王景王之葬使卿往會然視襄王之於成風含賵而又會葬則得臣之遣不足以答天子之寵光矣王氏曰此雖非禮猶為可道若夫以微者往會而不登於策不弔不葬而見畧於經則又甚矣陳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劉氏曰上云得臣如京師即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穀梁之説非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王正月已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曰以尊致病文公也何氏曰出獨致者得禮故與臣子辭

夫人與君敵體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小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為君示與君齊也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汪氏曰文姜享齊侯者一會者五如齊者三如齊師者一如莒者二皆淫泆之行不書至者大倫泯滅人欲肆行不可以言至也

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劉氏曰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出入以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為有禮奈

何父母在而歸寧也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王氏曰未終喪納幣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音現小君之重也王氏曰歸寧書至則正其禮之重以見其初之不正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是益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孫氏曰夫人行不至此至者孔子傷文姜之亂出姜又不安魯終以子弒而去十八年歸于齊是也家氏曰姜氏始歸于魯不氏不書夫人至貶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既貶之於前復正

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君儷體其出其至皆書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等因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强臣僭妾比而為姦庶子奪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永嘉呂氏曰録叔姬之歸紀者為歸于酅起也録夫人姜氏之至者為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臨川吳氏曰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其得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奚恤其危哉故不書至也　趙氏曰穀梁云卑以尊至病文公也按反而告廟是得禮也何謂病公乎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左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杜氏曰梁益耳蒯得不書皆

非卿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曷為不去上聲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臨川吳氏曰襄公於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

郤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惡先都等使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穀箕鄭父之罪而使羣下殺之故書衆殺而不書國殺王氏箋義曰晉使趙盾代士穀當國諸大夫不平之至是謀亂大夫死者五人向使晉從其君之命士穀將中軍箕鄭父之徒各登其職則此亂無由而作矣故春秋原晉亂之本由趙盾之代為中軍帥也既書殺先都又書殺士穀箕鄭父益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然士穀之徒以失職而謀作亂其罪大矣時晉侯年幼政在宣子故皆不以累上書之而稱人以殺也

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

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言及其事同殺之之志均故也若晉之二趙三郤蔡之二公孫是也書曰某及某者以某之故

而延及于某還怒而并殺之也衛元晅及公子瑕晉士縠及箕鄭父是也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高郵孫氏曰殺大夫言及者三蓋皆累而及之者也穀梁云鄭父累也非也乃是士縠累鄭父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按左氏范山楚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去聲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

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去聲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戶化反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陳氏曰大夫貶而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蜀杜氏曰獨出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世知稱人皆大夫矣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啟戎心誰之過乎薛氏曰城濮之役鄭無楚患者十有五歲待伐而後救之晚矣于以見中國之無賢方伯也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荊楚之所窺也張氏曰楚自城濮以來不得志於中國其君臣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趙盾為政欲攘楚而大芘中夏正當力攘其始以振中國之威乃視為

常役而緩不及事師及鄭而楚已囚鄭公子而去豈拯焚溺之舉哉楚子聞宋殺申無畏也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夷狄之敢於猾夏如此而趙盾乃失攘夷之幾春秋所以貶之也廬陵李氏曰中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於莊之二十八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故也楚自城濮以來有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陳氏云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貶之斯楚莊伯事之權輿歟

夏狄侵齊

張氏曰楚得志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高氏曰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狄不

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强則桓文之緒可謂衰矣

附録左傳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杜氏曰地道安静以動為異任氏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静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

不承中國之象也王氏曰春秋五書地震惟於文襄昭哀見之皆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所致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於強楚內脅於強臣至反國而不敢入若昭哀則遂失國矣廬陵李氏曰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廹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孔晁曰陽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張氏曰陰盛陽微之異也胡氏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例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

楚君臣始並見經左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所以外之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劉氏曰前此者楚不與中國通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僭而無法故黜之中國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椒聘其號辭順其禮節中然後始均之中國矣故諸侯一也能自藩飾以禮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禮樂上慢下暴者則黜之中國內外之分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居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荒遠可也楚成以力為强執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雖書春秋而不得以其爵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卑貶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得編於諸侯君臣俱榮以此見德為貴力為下矣孫氏

曰自盂之會楚復稱人此稱楚子者以其慕義修聘進之也所謂謹內外之辨內諸夏而外四裔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汪氏曰吳太王長子泰伯之後武王封之楚顓頊高陽之後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成王封熊繹於楚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自外於禮法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不比列侯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於列號則舉其本封書爵則黜其僭妄也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

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薛氏曰書楚子之使椒何撫賢方伯荆蠻稍知用夏駸駸乎列大國之上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汪氏曰熊揮商臣負釁載不容之惡而春秋予其慕義葢録其一節之善所謂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或謂春秋書荆楚來聘始書人次書君臣繼書大夫之名氏非漸進之也實以著其浸强耳今考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之先敗蔡虜蔡侯入蔡伐鄭來聘之後終莊公之世僅一伐鄭椒聘之先滅江蓼中國之與國滅六勠聖賢之裔胄伐鄭與之平椒聘之後雖次厥貉而伐麇圍巢終文公之世其患未及於中國則非因來聘而浸强矣然則經書人書君大夫亦與其能以禮義自通於中華而進之耳遂罷之聘則魯既朝楚楚遂報聘全用中國諸侯之禮然書名書氏則自嬰齊會蜀而已然矣廬陵李

氏曰秦自諱戰稱伯至殽而外之楚自盂會稱子至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傳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程子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言其尚夷也蓋嫡妾之亂自茲而始杜氏曰衣被曰襚秦辟陋故不稱使秦慕諸夏欲通於魯故

秦人歸襚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王來

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朱子曰惠公仲子想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論不必如孫明復之說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禭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劉氏曰僖公成風者妾母繫子而言耳諸侯無二嫡故妾母繫子為重聖

人垂誡之義明矣高氏曰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故秦人歸襚以覘魯之情也夫襚所以送死者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襚為名魯不能以非禮卻之將焉用之乎是以不君不大夫不使皆外之也外之者未能用周禮也張氏曰是時秦楚交搆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廬陵李氏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法與荊人來聘同○趙氏曰按春秋之作以為經世大訓故一字之義勸戒存焉但以無忘舊好則書非聖人之意也左氏之說非也啖氏曰按僖公成風與惠公仲子何殊傳謂兩人誤也若實襚兩人豈以子居母上乎公羊之說非也高郵孫氏曰成風以妾母僭稱夫人書薨書葬皆用夫人之禮於是秦人歸襚聖人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為夫人以僖公之失禮也穀梁云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夫天王含賵會葬皆備兼人之禮秦人豈能弗夫

人而以妾母為辭乎秦欲與魯通好不應殺其禮

葬曹共公

甲頃王十年晉靈四齊昭十六衛成十八蔡莊二十九辰二年鄭穆十一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杞桓二十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汪氏曰哀伯之孫文仲也其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叔張氏曰文仲魯之名大夫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而四十餘年間魯政多疵文公尤甚

夏秦伐晉

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葢闕文者據左氏少去聲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陸氏曰書秦者狄之也傳無事迹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高氏曰無衣之詩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民而不與民同欲豈謂是耶則亂國之道也以此外秦義固然矣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讎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者外之也程子曰禮一失則天理滅亡

將入于禽獸聖人初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諸侯而有棄理者則痛絕之 或者

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陳氏曰歸成風之禭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其外之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繫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又三十年而外鄭又五十年而外晉外鄭猶可也至于外晉尤甚矣張氏曰春秋書兵罪其與兵搆怨報復不已而外之者三晉與秦鄭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宫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臨川

吴氏曰商臣弑君父天地所不容宜申為工尹不能與同列共謀討賊乃北面事之越十年君臣之分已

定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謀不遂而身見殺聖人不以其當受無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為文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歴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茅堂胡氏曰書文公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猶言有雨亦可無雨亦可汪氏曰正月之上不繫王者葢每歲之首必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若歲首正月之比也聖人書法自有微意游夏不能贊一辭謂此類也或者猶以桓公之正月不書王為闕文豈未深考耶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頃王立故也杜氏曰蘇子周卿士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僖十年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趙氏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王氏曰不書公諱與王臣盟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不朝乃及王臣為不相信之盟臣子之義安在哉家氏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覲于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春秋雖為魯諱而貶魯之意深矣或疑蘇子外交夫蘇子乃流離困躓之人何有於外此實王使之盟耳陸氏曰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蘇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尹子是也廬陵李氏曰此盟不出主名趙子以為諱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考之春秋知高傒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曰故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此亦不日又似難通若以推之及宋人盟宿之例則魯以微者盟王臣其罪愽大矣

冬狄侵宋

高氏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音同貉音麥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楚滅江六^(事見四年五年)平陳與鄭^(事見九年)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於黨惡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

音現其棄諸夏之惡也高氏曰楚子者弑父與君之賊將求諸侯恐諸侯疑貳欲前而未敢而中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焉聖人於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特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次者遲疑不前之意著楚子包藏禍心欲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夷狄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服楚也則此獨書蔡侯其旨深矣蜀杜氏曰春秋之文先諸夏而後外域此序楚子於蔡侯之上者蔡為中國諸侯與楚比周欲同力伐宋故序於楚下以疾其受制於楚所以示譏也既譏之又書其爵者斥言蔡侯以罪其人也既言蔡侯則不可言楚人矣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自是與中國等南荆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陳氏曰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就君大夫數會

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息會不書書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是也以例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鄫亦為善之矣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是也以例推之則齊衛之次以伐晉亦為貶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文晉棐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矣故免其從楚之罪也楚自孟以來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為無異於宋襄之時也

乙巳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 晉靈五 齊昭十七 衛成十九 蔡莊三十 鄭穆十二 曹文二 陳共十六 杞桓二十一 宋昭四 秦康五 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 麇俱倫反公作圏

楚始書君將左傳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襄陵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曰替矣高氏曰自會蜀之後雖其大夫帥師亦出名氏一同中國盖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蠻荒待之也張氏曰楚侵伐書子益强盛也廬陵李氏曰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陳鄭之逃齊晉異矣杜氏曰麇小國近楚鄭氏曰在均州鄖鄉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公穀無仲字郤去逆反筐公穀作匡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左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杜氏曰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惠伯叔牙孫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汪氏曰晉欲謀貳國而使次卿為會魯亦不遣執政而使惠

伯往其謀之不遠而不足以却遠人方張之勢也審矣然新城之盟宋陳鄭皆同則人心之天理未泯而承匡之會猶愈於歸父于宋之會也王氏曰此會謀諸侯之從楚未為非義然大夫交為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蜀杜氏曰自文公之後大夫擅相為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廬陵李氏曰内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會郤缺承匡高固無婁荀首于穀士匄于柯荀躒適歴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婁之下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為伯令而所謀亦出於公歟

秋曹伯來朝

左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廬陵李氏曰魯聘宋者八始於此年

狄侵齊

高氏曰十餘年之間狄四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亦狄之强盛也狄之强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

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理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内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杜氏曰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䣕魯地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劉氏曰經無長字安知其是長狄哉

赤狄白狄山戎姜戎陸渾戎春秋書之未嘗略何至於長狄而獨不書哉高郵孫氏曰或者長狄為將其

幹軀有以異於人故三傳因之以生此語耶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王氏曰赤狄之類又別以潞氏甲氏留吁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汪氏曰又或曰雒戎或曰北戎或曰茅戎或曰戎蠻不別其氏族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家氏曰七年狄侵我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讓鄭舒而狄之侵暴自若也至是鄭瞞侵齊遂伐我得臣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春秋書以喜之高氏曰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而以直敗為文者言兵弱師微不戰自詘也趙氏曰穀梁云以衆焉言之也若如所說當云敗長狄于鹹今直云狄則舉狄軍總敗耳又云不言獲為内諱也按不言獲賊所執者微爾無他義劉氏曰不言

帥師者將尊師少爾有何可疑哉

附録　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

丙午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　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三十一鄭穆十三曹文三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秦康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左傳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孫氏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齊所偪爾故不名也高郵孫氏曰郕伯非無罪以偪之者其罪重不得

不沒郕伯之名以見之也王氏曰不名者惡齊之暴恕
郕之罪也○趙氏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稱子豈有君父
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且
鄭忽曹羈莒展皆已即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
位乎左氏之説非也失地之君例書名若以兄弟之國
不名曹伯陽衛侯衎何以書乎公羊之説亦非也劉氏
曰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太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
奔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誤以為太子出
奔也且魯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郕伯春秋又沒其專
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則何以言不登叛人哉常山
劉氏曰太子當立郕人豈得而絕之故書曰郕伯來奔
春秋大居正之法也汪氏曰左傳謂郕太子朱儒稱郕
伯晉太子州蒲稱晉侯今考許叔入許不稱許男衛武
盟踐土止稱衛子安有竊地之臣子而予之以爵君在
而世子擅其位亦予之以其君之尊稱者哉苟以太子
而稱爵則子般子野之卒皆當書公薨而蔡世子有當

書蔡侯矣春秋辨名分之書若曰因其悖國從而志之則吳楚可以書王而不革也

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啖氏曰左氏云杞桓公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按此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爾汪氏曰二傳以書子為同母妹然十四年再書子叔姬苟皆同母不當同字矣廬陵李氏曰子叔姬左氏以為已嫁于杞而遭出公穀皆以為許嫁蓋適人則必係國以無所係左氏非也其稱子者丈公女所以別於先君之子也公穀以為姊妹者非陳氏云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絶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

夏楚人圍巢

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氏曰巢吴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古巢城高氏曰書稱曹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為屬邑後為吳所滅王氏曰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於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强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

無所庇賴也

秋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汪氏曰曹文杞桓滕昭相繼來朝傳皆謂公即位而始朝以文公之昏庸怠情而儒書秉禮之舊周公魯父之澤猶為諸侯之所尊敬文公乃不思述職之有闕已越再朝之期而不修往覲之禮於京師何謬之甚哉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賔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

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羊傳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高氏曰前此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蓋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張氏曰自戰韓而後秦伯稱人此稱秦伯者以其能聘也王氏曰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以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此事以書而自見矣汪氏曰術不稱氏文定謂與楚子使椒一例荊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略之今考歸襚稱秦人而此年來聘稱君大夫是亦漸進之矣　陸氏曰公羊云秦無大夫按已前秦未嘗使大夫來故不書爾汪氏曰公羊以謂賢繆公而不知遣術乃康公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門

軍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程子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杜氏曰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

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張氏曰秦晉黷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陳氏曰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廬陵李氏曰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趙氏曰據經書日月書地則是一戰爾何得云數哉穀梁之說非也劉氏曰公羊云局為以水地河千里一曲非也河曲者亦地名爾若千里一曲恐可名之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曲而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運后同

左傳書時也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杜氏曰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以其遠偪外

國故帥師城之孫氏曰帥師而城畏莒故也張氏曰鄆魯之東鄆莒魯爭鄆始於此前此莒未嘗與魯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帥師城二邑以起爭端魯自此與莒有仇由鄆始廬陵李氏曰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疆鄆田莒人愬晉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永嘉呂氏曰前此莒人請盟公孫敖如莒莅盟則莒魯未始有怨也今城二邑而懼莒之難者以公孫敖之在焉故也家氏曰城一邑已為勞民今一朝城二邑其勞民為甚書城諸及鄆貶也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帥師而城者三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與此皆譏也汪氏曰此一大夫將兵而城二邑成郛啟陽皆二卿將兵而城一邑其煩民尤甚矣

丁未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 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二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辛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二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附録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

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邾子蘧蒢卒

蘧其居反 蒢丈居反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五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茅堂胡氏曰春秋書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全與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意不同唐陳氏曰凡旱為災多繫于夏竟夏不雨則為災如僖三年書六月雨則旱不竟夏不為災斯書正月不雨至秋七月夏在中為災可知苟亦曰夏大旱則嫌連春秋不雨苟備書三時不雨更曰大旱則文繁矣

世室屋壞　世左穀作大音泰

左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

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宫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程子曰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何氏曰不月者蒙上月

世室魯公之廟也何氏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始封之君故不毀周公稱大音泰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范氏曰爾雅宫謂之室室謂之宫然則其實一也葢尊伯禽而異其名

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杜氏曰簡慢宗廟使至傾

頽故書以見臣子之不恭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高氏曰世室者人君所常有事焉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黙至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且又無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則其不知省也久矣或問旱乾水溢一切工作自宜報罷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猶言大室屋壞如何茅堂胡氏曰居處猶欲完葺况宗廟乎此與莊公三築臺不雨榮郿大無麥禾不同大室既壞必須便修而春秋不書意可知矣世室始封之祖廟新宮成公之禰宮御廩粢盛之所藏皆當務也特不亟則幾緩制不備則譏略故更造而不書者雖用民力不可已也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臨川吳氏曰世室伯禽之

廟也周公封於魯留相王朝而不適魯使伯禽就封周公雖不適魯然實為魯之始祖故魯之大廟祀周公百世不毀伯禽雖代受封然上有周公為之父則不得為始祖其廟為昭之第一室親盡則毀諸侯之禮唯大廟不毀二昭二穆皆四世而遞遷周天子也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大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大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大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為始受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為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怠慢久不修廟遂至屋壞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世為大穀梁謂大室猶世室以為伯禽廟字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為大廟之室諸儒多從之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書洛誥記成王祭文王武王而曰王入大室祼則文武廟亦有大室非大廟之室也且不早修廟以致屋壞則大

廟之屋盡壞也若果大廟屋壞當書大廟今書大室則大廟之中前堂後寢左右夾室東西二廂皆不壞而唯中間一室獨壞也於義有不通矣汪氏曰王制諸侯太祖之廟鄭氏以太祖為始封之君孔氏正義謂始封如齊太公之屬伯禽封於魯以奉周公之祀則周公實魯之始祖而伯禽乃始封之君故魯人權宜變禮而不祧魯公之主以為世室春秋志世室屋壞而不書新作世室則亦未可以為非禮也後世援例而立武宮煬宮又桓僖親盡不毀而說者且妄謂武宮亦稱世室則非禮矣廬陵李氏曰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為魯公稱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為伯禽廟當舉號謚故以為大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事于大廟此則不書大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會下公無公字

臨川吳氏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狄侵衛

臨川吳氏曰晉不能霸故狄屢犯中國因衛侯之出乘間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棐芳尾反公作斐

左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

答拜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棐故善之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杜氏曰棐鄭地鄭衛貳於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高氏曰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沓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棐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為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汪氏曰棐即棐林夫諸侯將朝于天子而預相會禮也今文公朝晉而往返會衛鄭之君非禮也然自叔仲惠伯會郤缺于承筐今公又會衛侯鄭伯于沓棐而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稟畏即同則輔伯之功魯亦不能無助於晉焉公羊以謂春秋善之此聖人待衰世之意也宣公之世衛侯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而黑壤之會公

辛見辱比事以觀美惡見矣廬陵李氏曰沓棐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鴻雁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　劉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非也畢則云畢未畢則云未畢且畢且未畢如何為義乎

戊項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十有四年晉靈八齊昭二申為匡王春秋皆不書崩葬十卒衛成二十二蔡莊二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八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汪氏曰文公即位至是十有三年而朝晉者三過於事天子之禮故聖人如此一簡書之特詳自後成公之世朝晉者四襄公之世朝晉者五昭公朝晉而屢不見納事霸益恭而益自辱矣

附錄左傳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家氏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興南鄙之師左氏乃謂邾人討魯之不敬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修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

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高氏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

附録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氏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何氏曰盟不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杜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强上之也家氏曰諸侯既散而復合春秋書同盟與齊桓于幽之同盟其事雖異所以為同則一也

去夷即華人心天理之同然是以春秋與之特書曰同與諸侯之同乎中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音預盟果有背音佩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高氏曰去冬衞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相與同盟可乎不待貶而自見也張氏曰許自文公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盟會也平聲項氏曰幽之同同授諸侯于諸侯也新

城之同同授諸侯于大夫也汪氏曰春秋惟新城雞澤單子與盟故皆志日于同盟之上以謹其瀆君臣之分也蜀杜氏曰趙盾專政書日以謹其惡也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强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侯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爲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則不與晉以主是盟之辭也廬陵李氏曰穀梁疏除二幽同尊周外同外楚之盟十有四而傳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發傳者此爲外楚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朾之類省文可知至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鹹亳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文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

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

附錄左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音佩

左傳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杜氏曰既見而移入北斗斗有環城范氏曰斗有規郭入其魁中天之三辰綱紀星

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何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篲篲者掃故置新之象孫氏曰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劉氏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弟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汪氏曰春秋書孛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弒胎十七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孛于東方而吳將為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室終而應在蠻夷吳楚亦不能霸矣天變愈甚而世

變愈極春秋益傷之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菑側其反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

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穀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何氏曰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趙氏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前而得之於

未愈乎遂也

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朱子曰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其趙盾之謂矣

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書舜典怙終賊刑注怙謂有恃終謂再犯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音現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劉氏曰聞義而改見義而從矣為而不免於貶曰不恥過作非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

謀於義行必順於道是以無過舉奚有用賤陵貴用少陵長以力為之者哉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陸氏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汪氏曰宣子執伯國之政奉不正而奪正雖曰隱之而其罪亦甚矣趙氏曰左氏云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若實用諸侯師經不合不書故知妄也唐陳氏曰文六年趙盾將中軍持國政郤克宣十七年方代士會將中軍則納捷菑乃宣子明矣廬陵李氏曰此條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為郤缺郤克者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

附錄左傳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棃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

也范氏曰卒在常所則不地嬰齊卒貍蜃仲遂卒于垂或踰境或不踰境皆書地陸氏曰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既許其歸即我臣也故書之且明君臣之義死生一也高氏曰教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於是乎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以典刑之壞且為齊人歸喪起也張氏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傳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累（劣偽反）

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掇左氏魯叔妃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

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氏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奸惡若未逾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弒君書晉奚齊本不正故異於此孫氏曰嫌未逾年與成君異故誅商人為萬世戒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逾年而稱子國人弒君則未逾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汪氏曰子般子赤不成之為君者夫子魯臣為國諱惡與筆削他國事不同蓋成舍之為君所以別其與奚齊異而與他弒君同苟不成其為君則商人與他弒異矣○趙氏曰公羊云其言弒何已立之已殺之假如非已立之得不為君乎臨川吳氏曰叔姬書子乃文公女左氏以叔姬為舍母夫文公即位才十四年豈有女配齊昭公而生子可立為君者哉齊昭公以僖二十八年即位叔姬配昭公當在僖公末年時文

公尚為世子豈有世子年幼而有女嫁鄰國年長之君為夫人者乎况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益昭之女也豈有齊昭既娶魯文之女而魯文又娶齊昭之女者乎故知左氏以舍母為文公女者妄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公羊傳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杜氏曰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速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汪氏曰謂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不待其微之著也夫子所謂亂邦不居是也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陸氏曰奔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瘝之孫氏曰子哀亦公弟叔肸之比張氏曰自宋貽公在位終始無一善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比比皆是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隕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之見幾而作豈非既明且哲之流哉故書字以與之高氏曰春秋之法自外至者非有罪則不名自内出者非有罪則不書若但書子哀之來則不見奔義若書名書奔則與有罪者等故

特書字而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葢為此也汪氏曰或以子哀為昭公之子若子糾子同之類然見父之危舍之而去未必書子或又以為宋公族子子姓哀名然諸國之臣未有以國姓為氏者當從子哀書字為是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

高郵孫氏曰不言及者非單伯累之齊人自執子叔姬爾高氏曰齊人誣單伯以淫子叔姬而并執之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兩書齊人執者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

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何氏曰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也王氏曰謂自以單伯已罪執之非為魯也○劉氏曰左氏云王使單伯如齊非也若單伯為周大夫何以書至自齊乎公羊云道淫也穀梁云私罪也皆非也張氏曰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八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汪氏曰晉欒書欒黶父子同稱欒伯士渥濁士彌牟祖孫同稱士伯而家父仍叔詩序皆有之或世稱之也春秋因其本稱而稱之若高子是也公穀云道淫乃齊之誣辭耳

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

之又執子叔姬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内辭也使若異罪然穀梁傳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程子曰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敢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去聲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懐商人之私惠忘

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張氏曰執無罪書人者固春秋之例也然其君無罪則其臣當為之用而罪在上其君當討之賊而臣為之用則罪在下而不在上矣齊人不以商人為不共戴天之讎而相帥以為之用執鄰國之假命卿與其君母則商人無責焉而罪齊國之人也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去聲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陸氏曰左氏言叔姬乃齊君母春秋例無執本國人者此乃魯女嫁齊齊

不受而執之爾臨川吴氏曰竊詳事意齊舍年幼新立急欲求配居喪而娶文公之女故其逆其歸皆不書姬歸當是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已被弑姬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請叔姬商人惡魯與舍為昏因單伯來請以暧昧之罪將以辱魯單伯乃叔姬歸齊之後如齊而非送叔姬也

己匡王十有五年晉靈九齊懿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酉元年三蔡莊三十四卒鄭穆十六曹文六陳靈二杞桓二十五宋昭八秦康九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張氏曰魯不能閔服明政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於商人皆罪也臨川吴氏曰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

不敢當齊之强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藉伯主之重請于齊以釋之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户化反

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司馬主兵之官蔡氏曰司馬主戎馬之事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去聲載其承命亞

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家氏曰書華孫者著其為華督之孫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范氏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高氏曰不由君命擅來求盟故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以罪之家氏曰穆襄之族連歲為亂翦君之羽翼幾盡遂奉公子鮑因襄夫人大樹黨與為簒奪之計昭公儻擁虛器而已華耦因襄夫人之黨豫自結於諸侯以免討其不稱使言不以君命至也汪氏曰來盟不稱使者三其權皆在來盟之臣然屈完能服齊桓之義高子能定魯國之難聖人皆予之華耦專權結好於鄰國而不能免昭公於宄逆則罪也孟子曰所謂故

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孫氏曰宋自僖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之後未嘗與魯通問今華孫來結盟以尋舊好　劉氏曰左氏云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為典也盧陵李氏曰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問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歟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

胡氏

異耳

夏曹伯來朝

左傳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蜀杜氏曰凡書來朝皆譏譏其不朝天子而相朝失其正也

汪氏曰曹伯十一年來朝纔越四年而又朝不翅如事天子之禮文公屢受小國之朝而不報亦猶屢朝於齊晉而不見答也○趙氏曰左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古之制也按周禮諸侯猶各以服數朝天子若諸侯五年再相朝即須四面而往無停歇時矣以理推之諸侯除州伯之外無相朝之限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

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公羊傳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汪氏曰據奔莒從巳氏宋氏曰出奔之過輕弒君之後重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杜氏曰大夫喪還不書魯

感子以赦父敖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其喪以示義高氏曰魯既許之復而立其子為仲孫氏矣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崇公族之恩篤君臣之義則姑聽其家以其喪歸可也

易

曰有子考無咎　朱子曰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飾治而振起不累其父而可以無咎矣

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蔡氏曰尚庶幾也蓋掩也言庶幾能掩其父之惡也汪氏曰不言來歸蓋齊人但送於竟上而敖之子自取以葬故不曰來於哀姜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曰齊人歸之此夫人與大夫之別也或謂敖廢君命不當錄其卒又不當受其喪今按敖實魯國之罪人喪無可歸之義而惠叔哀毀以請懇切之至遂許以歸葬聖人紀之於春秋一以閔其子之孝一以著三桓漸強之由雖有罪而獲赦也　劉氏曰有來者有不來者此其不來者

也春秋據實而書耳敖死殆十月豈可置之編輿以行哉公羊之說非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高氏曰莊公兩以日食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後世人君有舉行先朝故事不顧義之可否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去聲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敕略反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王氏曰内大夫適他國不以久近其歸未嘗書至惟被執而得反則以至書大夫國體一國之休戚係焉故也臨川吳氏曰魯臣自他國至者三此單伯至自齊意如婼至自晉是也皆為齊晉所執幸得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者皆危之也廬陵李氏曰魯大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叔孫婼不去氏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已也執而不書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為重也　張氏曰若如左氏之說以單伯為周大夫則是晉執王使春秋既不書其自周來魯又止書其至魯而不復言其歸京師是同之於魯之臣子無復周魯大夫之異

且無以明齊人之執王使豈

春秋辨上下尊王室之義哉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趙氏曰入而言伐言伐之不服而後入也所以兼惡蔡高氏曰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不與新城之盟晉郤缺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後入焉見蔡雖附楚楚人不之救也故書戊申入蔡而足以知楚之不足恃矣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也然晉會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强而不二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謹而日之又甚之也張氏曰君弱不可以怠修德以來蔡上也缺乃以兵伐而入其國

徒示威武暴及其都民而蔡終不心服謂之能佐霸主服諸侯可乎言伐言入甚之也家氏曰晉文踐土于温翟泉之會蔡皆與會楚次厥貉蔡為罪首以附之郤缺伐之斯有名矣然齊桓潰蔡而後臨楚意不專在蔡也今晉不能敵楚雖入蔡而不有益見其無能為耳陳氏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由是凡役書大夫○廬陵李氏曰此條入而書伐舉日於伐入之間通經無此例公羊以為兵至即入趙子云若然當云戊申晉郤缺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曰入則非即入可知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疑書法於此乃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為過也又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者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為暴也穀梁疏說頗得之胡氏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之必非責晉之意

秋齊人侵我西鄙

穀梁傳其曰鄙逺之也其逺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高氏曰齊商人簒弑又執我命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於我故貶而人之也臨川吴氏曰魯無得罪於齊齊之興師無名故曰侵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高氏曰一歲再如晉皆為齊故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

後也程氏曰此盟爲齊亂也會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又稱諸侯者衆辭見衆國無能爲也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杜氏曰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足序列陳氏曰非一役再有事而不序諸侯散辭也臨川吴氏曰晉侯伯主也而與諸侯同稱諸侯不以霸主畀晉靈也　春秋於外國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去聲說者以爲略之也八國曷爲略之等於外國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爲中國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

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諸侯乎况於鄰國乎劉氏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道莫先焉晉為伯主齊弑其君與諸侯而莫能正晉固有罪矣諸侯皆莫之討不亦病乎夫諸侯不專征者也陳恒弑簡公而孔子請討焉是豈非義而孔子行之哉從此觀之盟于扈之意晉固有罪而諸侯亦病矣　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扶又反不能也况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胡氏曰春秋以好生惡殺為心獨至弑逆之賊必誅而不赦葢亂常毁則赦而不誅則天理滅矣汪氏曰此年盟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略諸侯而不序左氏一則曰無能為一則曰無功

皆謂其廢天討而縱亂賊也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趙盾内專廢置其君而諸侯俯首以聽命是亦篡弑之萌矣故晉大夫不書名氏說者當比事而考之陳氏曰向也扈之盟趙盾為之則其不序諸侯猶曰大夫主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為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於是楚伯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憲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為也○趙氏曰左氏云凡諸侯會公不與則不書按諸侯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則知左氏之說非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王故也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其曰

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程子曰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音現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劉氏曰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杞叔姬郯伯姬曰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春秋正名別賢治不肖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先君魯雖受之其義固可以自止故謂之齊人來歸明罪之在也高氏曰凡內女見黜皆書來歸罪在姬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晉合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家氏曰父母志歸其

女情之不容已者國君志討鄭賊亦義之不容已者也況魯甥以弒殞魯女以執辱霸主不能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興師徒問齊人弒舍之罪縱未能以商人為戮亦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置討賊之公義篤歸女之私情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其執其釋在人閔姬而病魯也○劉氏曰公羊云其言來何閔之也非也加來何以為閔不加來何以為不閔此直來歸耳無强說也穀梁云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亦非也鄭伯姬來歸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無罪齊人强出之者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

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
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
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威天之威于時保之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
行無禮弗能在矣公羊傳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
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内辭也其
實我動焉爾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
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夫豈特齊之暴戾無道皆晉靈
趙盾之失職也高氏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
伐之晉取賂而還是成商人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
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為益無顧忌肆其威暴且恚魯伐
晉以謀己故一歲而再侵魯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凡
伐不言入入其郛者甚之也困魯而加兵於曹曰侵可
也而曰伐伐者討其以王禮事魯執辭正也陳氏曰入郛
皆不書於齊魯書之侵我皆書人於是書齊侯異其文
者異其事也廬陵李氏曰齊魯之爭齊桓末伯之先有

長勺次郎之役晉文未伯之先有至鄑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三弱魯矣雖以子叔姬無寵之故而實晉伯之不振也陳氏云兵事書遂必天下之大故此語亦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郛皆特筆則此役書遂固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伯非齊為之歟○啖氏曰公羊云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按因其侵伐我遂入曹故得詳其事非為其動我也劉氏曰入郛殆矣幾乎入矣勢不輕於圍豈得不書哉

庚戌 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 晉靈十 齊懿二 衛成二十四 蔡文公申元年 鄭穆十七 曹文七 陳靈三 杞桓二十六 宋昭九 弒 秦康十 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穀梁傳弗及者内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内辭也趙氏曰大夫求盟諸侯宜弗盟也譏公不親往程子曰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張氏曰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霸主為憚而付之公孫敖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數十年令齊之亂公能修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罪則雖大國必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强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邊鄙被兵與國蒙伐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累日之隙抑何不思之甚哉汪氏曰弗者遷詞若曰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上既曰會齊侯則是齊許之會非絶魯也六月公子遂及齊侯盟可知矣王氏曰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能以大夫不可抗諸侯之禮責魯而不盟也特以勢軋魯

而魯文公之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於利而不復責文公之不至矣故直書曰齊侯弗及盟不以商人之侮辱為恥也然平丘之盟則書公不與盟此不曰行父弗及盟而書齊侯則季孫亦不能無責矣廬陵李氏曰鄭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疾也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何氏

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察一月之政頒於其國故謂之視朔必受之於廟者孝子緣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敢忘故朝廟受朔而視政也杜氏曰諸侯每月必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

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何氏曰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孔氏曰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已明矣不復譏也高郵孫氏曰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不曰始不視朔者或行而或廢也

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張氏曰春秋微顯志晦之法無往不寓以見諱國惡

而莫不實之意文公以疾不視朔春秋不用昭公有
疾乃復之例書公有疾四不視朔而特書公四不視
朔蓋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他公不復
舉行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
禮廢其必
始於此歟

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髙氏曰朔者天子之所
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
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
退而視朔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
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爾此特書者見盡非有疾
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不疑耳蜀杜氏
曰六月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夫子録之是幸其禮
不盡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

矣汪氏曰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既不稟命于天子而自立又不朝于天子而述職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受之民者惟有此耳水木本原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昉廢此禮而不行實有無王之心非特怠於事神治民而已也公羊左氏以為公有疾穀梁以為無疾今考四不視朔責在齊侯不及盟之後公子遂盟郪丘之前蓋公性怠惰玆懼商人之辱已故因微疾而託之以不聽政遂辭齊而不會然二百四十二年豈無因疾不視朔者而皆不書莊公七月有疾八月薨亦不書八月不視朔是文公之疾非果不能視事也子貢欲去告朔之羊蓋沿襲之弊以是為不急之務或廢或行至春秋之末雖賢者以為當廢春秋特筆以罪文公譏其作俑耳廬陵李氏曰文公不視朔左氏以為有疾而公穀以為無疾三傳說皆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

復告朔可知前閏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又曰正義云告朔謂告于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公作犀丘穀作師丘公羊疏作菑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穀梁傳復行父之盟也杜氏曰郪丘齊地汪氏曰此盟魯有畏而强欲與之盟也然行父請盟則弗及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之為君可知矣見弑於近習宜哉高氏曰春秋書公四不視朔非特譏公之怠亦以見公子遂要盟之由則知此盟非齊侯之欲故明年齊侯復伐西鄙僅少紓而已故謹而日之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

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有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傳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先祖為之非矣何氏曰莊公所築臺于郎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

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孫氏曰惡勞民也築之勞毀之勞既築又毀可謂勞矣高郵孫氏曰毀者全除之與隳異也先君為之是而毀之是毀先君之美也為之非而毀之是暴先君之惡也公羊之說得之薛氏曰築之為勞人也又勞人以彰為者之非是益非也汪氏曰或者謂先君築之非則今毀之是文公毀之為莊公減惡孝之大者夫孟獻子以其凡所為之室尚曰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況以國君而勞民以毀先君之所築者乎○劉氏曰穀梁云喪不二事二事緩喪也非也但毀一臺何能令喪緩乎聲姜九月而喪所以緩者亦猶作僖公主豈為毀臺乎李氏堯俞曰左氏記蛇妖春秋有異皆備書何故而闕之其說妄

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

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
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率其弱師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音反）高蔿（于委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張氏曰庸乘饑饉師蠻危楚楚一畏從則無以保其國然御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巳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楚子克庸而遂滅之其罪大矣是以人楚子而罪其滅也高氏曰楚率秦巴以滅庸則秦又聽服於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與中國盟會晉襄因殽之役報復不巳自是失秦使其協和以攘楚且討其弒君

父之罪葢有餘力而晉反棄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飴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鱹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以使

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

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公羊傳弒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范氏曰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則君過可知陳氏曰稱人猶曰衆人殺之云耳昭公之篇大夫特書官而意諸不言及大夫而不書官則臣子何罪意諸而言及則昭公疑於殤閔薛氏曰書人皆微者也國君無道微者得以殺之君之罪而又誅其臣子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去聲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

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永嘉呂氏曰稱人以弑則其國人咸有罪焉宋人弑其君杵臼國人利公子鮑之惠奉而欲立之因昭公田孟諸郊甸之師攻而殺之是宋國之人皆欲弑之也齊人弑其君商人亦齊人利商人之惠縱其弑舍而君之及邴歜閻職弑懿公而國人又莫之討是齊國之人皆有罪也莒人弑其君密州以莒子虐國人攻而弑之是莒國之人皆有弑君之心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

人其何居音基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
矣高氏曰不書葬賊不討也杵臼之死襄夫人為之
也若專歸罪於夫人則杵臼無道失衆之惡無自
而見惟以衆言之則夫人之罪在其中矣此之謂善
志春秋之世君以無道致禍者衆矣獨杵臼與齊商
人莒密州稱人以弒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桀
之虐民欲與之偕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慙德以紂之
不善億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違况君罪未至
此而輒為賊以弒之乎汪氏曰昭公自言不能其大
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則其無道而不足以君宋
固不誣矣然左氏云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
使襄夫人與鮑果有淫行則舉國之人豈肯心悅誠
服而當國大臣安有順鮑之所欲而君之乎此未可
信竊意昭公無道久失衆心故襄夫人密使人因衆
惡而戕之既戕之而猶加以美謚則將掩其殺國君

之惡也春秋推見至隱書曰宋人弒其君既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從國人之弒其君其與弒之罪不書而自見矣朱子綱目於後魏馮太后鴆顯祖直書曰太后弒其主葢取春秋書宋弒昭公之例也

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

汪氏曰意諸違亂出奔未幾而復反既不能引其君當道使免於難又徇於利害之私而守位不去其亦

不仁矣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襃之也

辛亥匡王三年十有七年晉靈十一齊懿三衛成二十五蔡文二鄭穆十八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十七宋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

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陳氏曰曷為貶稱人失討賊之義也宋賊無主名宜若勿討其責諸侯以討之何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衆人弑君賊奈何勿討也賊可以勿討則昭公書葬矣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高氏曰孔子雖已告老猶請討之況正居卿大夫之位者乎春秋之誅亂賊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無弑君之謀終無弑君之逆而以為弑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貶而人之不亦宜乎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作聖

左傳有齊難是以緩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高氏曰九月乃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朔又緩葬其母其怠於政事可知也已○劉氏曰左傳云有齊難是以緩按聲姜薨後乃無齊難既葬而有齊師耳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高氏曰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脅公出盟於此見郪丘之盟無益矣汪氏曰郪丘與穀之盟皆書及則二盟皆魯人汲汲欲盟非齊之急於盟也明年商人戒師期使無申池之禍則兵又至魯矣盟豈足恃哉家氏曰齊之無道亦極矣魯之不自振亦甚矣齊商傲而日益盈魯文畀而日益索皆將死之證商惡貫盈宜及於難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

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杜氏曰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盟扈之諸侯可知也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弒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杜氏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職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

不可以不臣所以晢大教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汪氏曰桓二年會稷以成宋亂獨序諸侯者春秋之初四國交亂猶之可也至此八國成亂天下之勢將淪胥矣家氏曰兩扈之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自齊桓之霸中國久無篡弑之禍及齊商人宋鮑弑君霸國無討又從而安定之自是篡弑之禍接迹於中國魯亦晉靈皆斃於强臣之手趙盾實為之也人以為盾有無君之心故黨逆賊而不問盾何以辭其責或謂宋督弑君四國為會于稷春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扈視稷無以相遠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夫督之弑霸事未興書成宋亂並責在會之諸侯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皆釋而無討更與諸侯共定篡賊之位罪浮於稷故春秋削晉霸而不列數諸侯事雖同而書法

異罪有輕重故也王氏曰二邑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也

秋公至自穀

高氏曰公不與邑之會而及齊盟穀苟免齊難書至自穀則不會邑可知矣張氏曰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邑之王氏曰明年齊復欲伐魯則危可知矣

附録左傳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覸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高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汪氏曰自商人之篡魯連年被兵上卿納賂請盟又覸

與盟繼又使卿往聘而怒猶未怠也畀屈之不足以紓禍也如是苟非假手於歐職則魯其殆哉

壬匡王子四年十有八年晉靈十二齊懿四弒衛成二十六蔡文三鄭穆十九曹文九陳靈五杞桓二十八宋文二秦康十二卒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穀梁傳臺下非正也高郵孫氏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益又甚焉汪氏曰或謂因隕而斃不能順受其正故以非命而終令雖莫考其詳然經書薨于臺下則其失正終之道亦可貶矣廬陵李氏曰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

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始得繼體之主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嬴之變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鄟丘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名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筐之謀沓棐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靈之伯數年之間楚椒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尤能為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公之媮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之事則又襄成夙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冢嗣戕賊其亦莊

公之儔哉

秦伯罃卒

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本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襄公有功於周室賜爵為伯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康公歸襚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音觸）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茅堂胡氏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義各不同如閻職弑君不書盜而曰齊人須熟看傳文思聖人之意使弑君則書弑君夫人而能為春秋也）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

騬施於國而多聚士盡津忍反其家而貸音忒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毋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茅堂胡氏曰商人當誅之賊也於法本從州吁無知之例而聖人書齊人弑其君者所以深罪齊國之人也高郵孫氏曰齊人殺商人自以其私非討賊也春秋之義弑君大惡之人殺之必正其罪苟不討其罪又以其私則亦曰弑君也所以原情定罪而大為之防也歟以誅亂賊之黨弭簒弑

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職歜微不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高氏曰書齊人弒以誅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張氏曰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為賊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弒今三年事之一旦弒之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況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弒舍之謀則齊人乃同惡之黨所以歜職殺商人而特書齊人汪氏曰歜職以僕御之賤既斃商人舍爵而行略不畏忌如肆行於無人之境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春秋以弒君係之齊人宜矣然商人前書弒舍今既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又不從楚比之例以盜殺書益罪齊人既以為君而又殺之也朱子綱目於隋煬前書太子廣弒帝後書宇文化及弒其君廣益取

法春秋書商人之例耳此李存孝之叛其養父而歸朝廷君子不予以徙義而豫讓之不肯委質為臣而報讎者所以見稱於史策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

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
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去聲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
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
歸於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
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劉氏曰春秋之文有常有變變之甚微讀者難
知也則以為史耳乃春秋則欲起問者見善惡也仲
遂將弑君謀之齊而後決經書子卒其實尚隱故原
其禍亂之始邪謀之發著之奉使之日以見其非常
也齊與人之大臣謀弑其君春秋所以與而惡之也
汪氏曰遂緣使事修聘於齊請立宣公得臣非介盖
並命也春秋累數而不特書者誅其姧也臨川吴氏

曰公子遂將殺適立庶而先聘齊以請故托賀立君及拜葬二事以行也高氏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豈可每事一卿乎遂將弑嗣君故二卿偕往罪不容誅汪氏曰公子遂當僖公之世入杞伐邾已得兵權文公即位遂執魯國之政特盟霸國之卿專會諸侯之師重以文之庸闇怠於政事無君之心非一日矣故假使齊之行挾得臣同往結援强鄰以定弑立之計春秋列書使介分惡於得臣也

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耳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

梁傳子卒不日故也杜氏曰殺視不書賊之

諸侯在喪稱子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為在喪之君也凡君在喪恒稱子未葬稱子某於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故成之為在喪之君以弒罪罪宣公也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趙氏曰魯君未踰年而見殺但書卒不可斥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孫氏曰成君弒不地子赤未踰年故不日以别之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

賊乎上書大夫並使去聲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汪氏曰翬弑隱公而伐鄭伐宋不稱公子慶父弑閔公子遂弑子惡經不削其族事同而既貶從同同也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汪氏曰繼世謂在喪稱子終事謂既葬不名情文謂繼世不忍遽稱君見人情之恩愛已葬嗣子不名見禮文之尊敬隱惡謂不書弑記事謂不泯子惡見弑之實也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茅堂胡氏曰子赤之生不見於經蓋文公不知重嫡庶之義故仲尼削之張氏曰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啟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政事者

有自來矣國君昏於嬖寵慢棄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與謀賊君嗣而不能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叔彭生身為大臣既無以救文公之失政又不能撓仲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不能用甘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汪氏曰莊十二年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權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作春秋當哀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史為國諱惡而不敢增也苟曰必死君命而後為死節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或謂惠伯不發重遂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文子孟獻子之賢皆黨遂逆謀反得書卒而獨責備於惠伯聖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何休以惠伯先見殺與荀息異然孔父先見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絶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書夫人則知其正汪氏曰以氏係姓以姓係號與妾媵不同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於先君汪氏曰據文姜不稱姜氏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趙氏曰言歸不反之辭也異於孫于邾者汪氏曰哀姜與弑閔公故稱孫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毋其罪不書而並見音現矣高氏曰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子卒之下則知惡及視皆死而

無所依矣張氏曰文定於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傳曰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適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公之首惡也家氏曰齊人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于齊弑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寖頽伯政廢弛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聖人書此重為慨歎矣汪氏曰文公已薨而夫人出則知嗣子之沒於弑而不容於魯也文姜哀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為無罪矣此聖人屬辭之深切著明欲人有考於是而知子惡之所以弑與公子接之所以立也○趙氏曰左氏云出曰歸于某按夫人公薨之後以子見殺自歸父母之家非被出也若有罪見絀則當云出歸于某不得但言歸也

季孫行父如齊

張氏曰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高氏曰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實聞乎故所以惡齊也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返仲族則行父實與謀弒惡而立宣公故出姜歸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請平焉行父之罪固不待貶而魯國臣子皆不可勝誅也家氏曰經書行父如齊於夫人大歸之後則行父亦與於弒矣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姦臣之利也舍嫡立庶姦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强家擅弒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茲始矣史墨云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為社稷臣誤矣

莒弒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

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公羊傳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啖氏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或問滕薛邾莒事辭多簡竊疑莒弒其君庶其薛弒其君比乃是彼國告辭既略國史亦略書之非如晉州蒲與國欲弒之者又庶其比不見其大惡是否茅堂胡氏曰他事則略至於弒君則必記其所由故或稱國或稱人○劉氏曰左氏云莒大子僕因國人弒之則子弒其父也父雖無道子可弒乎子弒父可匿其罪乎其以君無道書庶幾也臨川吴氏曰稱國以弒者一國臣民之衆所欲弒也如左氏之言則莒僕以太子弒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弒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弒君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之下以字當作之謂僕因國人之弒君

懼并及禍而來奔也汪氏曰文定於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君密州據趙氏以為傳之誤大畧與此相類讀者當

互考

附録左傳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春秋大全卷十八